

直击真相

要情怀也要吃饭

■王珍

邻居钢子出门好多日子后回家了,走的时候明明说是去旅游的,回家却说:“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我是去扶贫了。”他花了几十天时间,走遍了祖国的东西南北中,去看他那些混得相当不如意,甚至是潦倒的朋友。

他带着粮油以及心灵慰藉,走进朋友们那些不是简陋而是寒酸的寒舍,问寒问暖,伸出友爱的手,扶一扶行走在贫困线上的朋友。除了感慨钢子如此有爱心的操作之外,我更在意那些被扶的豪门中人,我想探究一下,他们是怎么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如此狼狈不堪的?

在钢子的讲述中,我基本捋清了头绪。最典型的要数他那位大西北的作家朋友,五十好几岁的男人,无妻无子,孑然一身,家徒四壁,两袖清风。几任女朋友都先后离去,因为他

实在太穷,更重要的是看不到任何希望。而他也只能任由他们去留,因为他经常连“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也保证不了,真的是怨不得女人们的嫌弃。

这位作家贫穷的原因是没有固定收入。因为他把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给辞掉了,他要专心写作。这样的想法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得用写作来谋生。而且,他的写作还和什么自媒体新媒体统统无关,他也不追热点不卖文,而是纯粹的纯文学创作。他是有点小才气,写的小说也在专业的杂志上偶尔有发表。但那些接近于没有、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稿费,和生活的最低成本之间的距离,真的是千山万水。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他是靠什么生活的,惊叹他能活到今天就是个奇迹。在我的理解中,作家不是一种职业,没有人给你发工资,你光是每天敲键盘打卡没用。写作又不是种庄

稼,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旱涝保收的作家。

印象中,自古以来,文人如白居易、苏东坡、欧阳修等等都是有工作、有工资的,即使是欧·亨利,一个那么有才的美国人,他也是做过歌手、戏剧演员、药剂师、绘图员、记者和出纳员等。即使是因挪用公款进了监狱,他还在当药剂师。写作只是创收或者是实在找不到地方打工才不得已而为之。最终,写作过劳摧残了他的身体成为他的主要死因之一。

当然,时下靠写作谋生的人还是有的,那些能够步步踩准热点出手就是爆款的人,一夜暴红,月入数万数十万也是可能的。但没有了基本保障,后顾之忧很明显,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网红。

事实上,更多的专职写手就像上文所说的作家一样,生存维艰。毕竟写作,尤其是纯

文学创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很长时间的坚持、积累,有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任何收入,别说是快速实现财富自由,可能连基本生活都很难保障。

有人辞去早九晚五的职业只为自由,殊不知没有了固定收入,生活压力大了,就更没了自由,得不停地写作、投稿,也不一定能够变现、维持得了基本的收入。还有人认为,写作最没有门槛,也不需要什么成本,是无本生意。其实,你真要把写作当生意做,要把你的文字卖出去,你的活儿一定得干得漂亮。投资是必须的,比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人生的阅历,还有刻苦、勤奋、努力,千锤百炼,再加上有这方面的天赋。写作其实是一种能耐得住寂寞、受得了贫寒的苦活,不少著名作家一生穷困潦倒,死后作品才被认可。

我认为辞职专事写作为生,是一种有勇气的冒险。除生,是一种有勇气的冒险。除

非是家里有矿不缺钱,再或者身怀绝技信手拈来就是人气文,是流量收割机,收入远超薪水,且明显可持续发展。否则不到万不得已,就别轻言辞职。

曾经有不少人为网红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叫好,说“这绝对是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申请”。我倒是更喜欢那些有深意的质疑:“我也想去看看,但五行缺钱。”“我带着你,你带着钱。”有人直接提醒:“你一定要带着钱啊!”

虽说,人各有志,不必强求。但是,人总得为国为家至少为自己负责吧,不能动不动就恃才要酷、有钱任性。更何况还有人只是把父母的财富当成自己的钱,或者是根本就才不配位却自以为怀才不遇,还很矫情地喊着躺平、淡泊无争,这根本不是情怀,而是一种病。由我看来,光说情怀高大上,不说生存艰辛困难,就是要流氓。

岁月如歌

柴草里的酸甜

■春和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那是物资匮乏的时代,谁都感受到柴米珍贵。筹稻米是大人的事;采柴草,小孩要一起分担。“双抢”时节,太阳落山了,红彤彤的晚霞悬挂西边,一群蚊子在头顶嗡嗡飞舞,社员与孩子聚在刚收割完的稻田里,等着分草。会计左手拨算盘,右手记账,嘴里报着张三李四王五,一家一户分下去。听到报自己户名了,大家赶紧跑去收草背草。

稻草新鲜带露水,沉啊!我那时十一二岁模样,两捆稻草是无论如何举不起来放肩上的,只能身子蹲下去,把稻草放肩上,再使劲站起来,与父母一起回家。这些稻草是全家一年烧饭炒菜的柴火,得用心藏藏的。90年代中期,我家搬到绍兴城,先生接手了原先由我换瓶煤的活儿。男人力气大,拎上煤气瓶三步两步上楼了。那时,母亲与我一起生活。换煤气的事让母亲的心偏向了女婿。那天,我和先生因琐事发生争吵,事后互不理睬。母亲悄悄过来,说先生换煤气勤快,是个顾家的男人,要好好珍惜。最后,她居然要我向先生道歉赔不是!现在想来,母亲也是为自己女儿着想,一则为了小家庭的团结和睦,二则实在不想再让女儿去驮沉重的煤气瓶了。

本世纪初,我家搬到新房子。刚进屋,我惊喜不已,新家安装了管道天然气,打开开关,燃气源源而来。这真是一场革命,全家不再劳心费力背煤气瓶啦!

管道天然气由燃气公司负责管理。他们定期派人上门检测燃气灶的皮管是否老化,每月燃气使用有否异常。前年,燃气公司还出资把家里的煤气表接出外面,集中起来,每月落实专人观测检查。

像柴草这样的家庭琐事,居然有人牵挂有人关心,让我心生温暖。想着这应该是城里人特有的待遇,村民还在背沉重的煤气瓶吧?可事实出乎我意料,远在滨海的表妹说,她家安置房要装管道燃气了。她担心管道燃气收费高,问我值不值得装?我说装上少桩心事,多些安稳,有什么比这更划算的。

搬进新家后,我喜欢待在明亮的厨房里,瞧着蓝幽幽的火光在灶间欢快而有节奏地跳动。一小会儿,酸甜交杂的菜香缭绕鼻尖,桌上随即红绿一片,我享受着活色生香的美味佳肴,那么满足、那么幸福!

闲情逸致

河边的新风景

■赵征

我披着春风走在河边的栈桥上,但见桃花如锦如霞,如火如荼,又逢柳条鹅黄浅绿,如辨如带,仿佛走在一株桃花一株柳的西湖白堤上,令人如醉如痴。

我踩着黄昏来到河边散步,但见绛红色的游步道笔直伸向前方。一边是河边的绿化带,一边是住户千姿百态的花园,令人恬然舒心。

要是有人问,这是哪里呀?我可自豪地回答,这个景观就在我住的水域。

去年9月,我入住水域,安顿好之后,就生出去连接湘湖的河边走走的闲心。到了,就在香樟树与柳树相间的绿荫下,堆着许多木料,还有工人们

忙碌的身影。一问,才知河边正在修建临水栈桥。我就随即返回。

过了些日子,我路遇物业负责人,才知这次重修栈桥的资金,来自业主的捐款。我听了心里“咯噔”一震,我作为业主岂能坐享其成,理应以行动为之添彩。我直奔家里拿钱,老伴见了问我何故,我急赤白脸地说明缘由。老伴又问,人家捐多少呀?我又答,多者逾万,少的也有千儿百百的。老伴自是明理之人,尖声说,该捐,以后到河边散步也踏踏实自在些。

于是我是拿着钱向物业所在的三楼而去。我快步走进物业负责人的办公室,喊了一声,捐款。他忙站起来,笑容可掬地说,你重新从门口进来,我给你拍个视频传到业主群。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不要张扬,不要留名,不用拍视频的。他说,捐款的人都要拍的,你也不必例外。我只得服从,回到门外。晚上出去散步,竟有人认出,我是当天那个捐款的人。

河边栈桥落成了,凌波而起,沿河岸伸展,像一条金腰带围在水城身上。月光下,护栏上的灯串发出柔和的光,像一串珍珠项链围在小区的颈项上。

一切都是美的,美的河景,美的创意,美的家园。

一切都是新的,新的栈桥,新的思维,新的情调。

我成了行走栈桥的常客,还带着手机计算走路的步数。

一个傍晚,我去得早,一个在栈桥上走路的老汉认得我,与我同行。他一边走一边如数

家珍地告诉我,他常在栈桥上来来回回地走,记不清走了多少个来回,那原先鼓凸的“肚子”没了,现在走起来犹如闲庭信步。

我顿悟,栈桥是通向健康的虹桥,是通向美好人生的金桥。

明月如钩,河水泛着幽光。宁静的月色中有不少人在栈桥上游走。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有个认识的人快走几步,与我并肩而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她说自己的儿子,我说自己的女儿,说个没完没了。

栈桥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的桥,心与心之间沟通的桥,和谐的桥。

没过多久,河边绿化带旁边的游步道像是铺上了红地

真情流淌

泸定桥,红军的伟大传奇(外一首)

■刘汉杰

用信仰与生命

二十二位红军敢死队

征服了大渡河上枪林弹雨的阻挠

桥两端十三根空悬晃荡的铁索下

滚滚的湍急江涛

悲壮的攻险胜利神话从此缔造

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人类现代战争中一个神奇的胜利经典

这些用信仰谋略和神勇武装灵魂的敢死队

攻克了敌军企图扼死红军的顽固堡垒

1935年5月29日

泸定桥上十三根空灵的铁索上

二十二位红军敢死队员匍匐前进

冒着敌方桥头堡机枪的疯狂射击

一步步往前铺着门板

壮士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

为红军胜利过江铺定了桥梁

中国革命战争在此留下了一个伟大传奇

在鸭绿江断桥上的断想

伫立百年沧桑的鸭绿江桥

清澈而深沉的江水

泛起无数历史屈辱与自豪涟漪

断桥铁架刻下

中华民族沉痛记忆和伟大欣喜

日寇当年铁蹄霸占了朝鲜半岛

辛亥前夕强盗铁轨又侵架鸭绿江

魔爪伸进丹东伸进东北

伸进了祖国母亲神圣的胸脯

通过鸭绿江铁路桥掠走了中华多少宝藏

鸭绿江清纯江水曾经日夜鸣咽

日寇疯狂掠夺恣意蹂躏

中朝两国人民的鲜血

染红了鸭绿江

抗战胜利才夺回了祖国的尊严

抗美援朝

志愿军雄师飞跨鸭绿江

如天兵将神勇奇谋将美帝打得闻风丧胆

鸭绿江断桥

记载了“三八线”确立的胜利辉煌

夜晚漫步鸭绿江断桥

桥灯旖旎江风轻拂

吹绿了中朝两岸和平的深情江波

鸭绿江断桥

谱写中华崛起的一个神奇标记

难忘记忆

捉雀记

■滕世群

谁家墙上麻雀多,生了小麻雀没有,我们都一清二楚。麻雀何时筑窝,产蛋,孵蛋,小麻雀伸出了小脑袋,我们都有数。估计小麻雀长至一半,将飞但未能飞的时候,我们便扛出隔壁小爷爷家的长梯下手了。

最壮观的一次,是在西畈那棵大树上收回了一对未长毛的八哥。那次不知谁发现了那棵几人围的高大树木,有一个八哥窝,于是由我到小爷爷家借出长梯,十几个小孩,大家肩扛长梯,浩浩荡荡向大树出发。到了树下,抬头一望,大树望不到顶,长梯只够到分权处,我和顺洪率先登梯而上。到了分权,往下一看,离地几丈,我胆小,双腿颤抖,再不敢往上攀援。小弟顺洪却毫无惧色,形似活猴,一直爬到树顶,将一对未长毛的小八哥取下来。

捉了八哥,大家回家做了个木板笼养着。有人说八哥喜吃豆腐,喂了几天豆腐,喂太多两只小八哥消化不良,腹胀而亡。大家伤心流泪一番,作无可奈何状,几日的兴奋就此消散。那棵大树多少年后自燃而死,至今村里人都说不上大树的名字,有说枫树,有说樟树,有说肯定不是樟树。

我还养过一只“咕咕”,用绳子拴住“咕咕”一只脚,放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上。养了些日子,被黄鼠狼或野猫吃了。所谓“咕咕”,即诗里写的布谷或子规吧。据说“咕咕咕”声,近似于“胡不归去也”,叫出了无数游子的乡愁。我小时候是不知道这些诗意的。抓“咕咕”无非是玩。虽然麻雀经常做成盘中餐,但对于八哥、“咕咕”之类不易得的禽类,并无半点暴殄之心,诚心爱它们为玩伴,好心待之,虽然于他们而言,也是另一种恶运。但小时候谁又懂得这些道理呢,阿弥陀佛!

风的杰作
王国海 摄

百姓故事

父亲治病记

■吴新华

那是2018年冬天,父亲病了。他坐在屋檐下,雨水滴滴答答落下来。父亲茫然地看着远处的稻草堆,一动不动地看了很久很久,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回丁山湖老家,要带父亲去杭城医院检查,父亲却坚决不答应,他信誓旦旦地说,我身体好好的,吃得下,睡得着。

每周,我得回老家一趟,希望能说服父亲去检查身体,但是父亲却铁了心似的不答应。我也从开始的好言相劝,到后来耐不住性子高声喊话,父亲却毫不火地坚持自己的想法。

父亲在家里威望很高,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帅哥,当过泥匠、施工师傅,后来当过会计、基建科长,我小时候,他一瞪眼,我与弟弟就不敢吱声,就像老鼠遇上猫。

父亲却以为然,而我怒气冲冲离开老家。

我回去之后,首先想到强行拉他去检查,但这个办法不可取。琢磨来琢磨去,想了两

三天,还是没有办法。直到遇到二婶,才有办法。

那天,我到老家,刚下车子,遇上二婶,她说:“你父亲,脸色这么难看,你们不带他去看病啊?”这让我想到说服父亲的理由。

我走进家门说:“阿爸,你看你的脸色,我再不带你去检查身体,邻居、村人都要责骂我不孝啊,让我怎么做人啊。”

父亲愣住了。

我说刚才邻居在追问我,

为什么不带你去看病。

父亲怕这个儿子被百人说千人骂,他勉强地说:“好吧,我去医院。”

经过胃肠镜的检查,父亲患了谈虎色变的胃癌、肠癌,处在中晚期交界,如果再晚一两个月,没救了。父亲动了手术回家后,如同劫后余生。

父亲手术两三年